

我的回忆录是怎样写成的

丁法章

一年前倘若有人说,一年以后会有《我的新闻人生》这本回忆录,那简直是我自己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因为多年以前,大学的一位同窗好友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你应该写一本回忆录,好好记叙一下自己的新闻生涯,特别是在《新民晚报》的那段岁月。当时我都连连摇头,认为难度太大,是近期不大可能做的事情,因而一直未提上日程。

去年五月份,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建组的上官消波、沈一飞两同志,专程找上门来,说是要搞一组访谈老报人的录像资料,并给我出了从学新闻、干新闻、教新闻、管新闻、研究新闻到退休以后等六道题目。我这才像鸭子被赶上了架,认认真真地写了六篇“奉命作文”,顺利完成了录像任务。始料未及的是,这六篇文章不仅引起《新民晚报》副刊部主任刘芳的兴趣,还得到报社分管副总编辑阎小娴和总编辑陈启伟的首肯,并要我再增写几篇,遂成了“夜光杯”上《我的新闻人生》的一组共15篇连载文章。未想这组文章见报后居然反应良好,不少读者、同事和亲朋好友来信来电看了过瘾,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这一切激发了我极大的写作热情,从此下决心“闭门造车”,每天早起晚睡,废寝忘食,经过180多个日夜的连续苦战,可以说是一口气写成了这本

回忆录。这本回忆录,以《求学时代》、《蹒跚学步》、《牛刀初试》、《投身晚报》、《角色转换》、《晚晴岁月》为题,分设六章,约50万字。全书时间跨度60余年,主要是我对自己所走过道路的深情回望,基本涵盖了我5年学新闻,7年做记者,10年教新闻,19年当总编,4年半任校长的新闻人生。从我139篇自述和《同行笔下》的六篇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个农家孩子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在五星红旗下从学习新闻到从事新闻工作路上满怀憧憬、孜孜以求的人生轨迹;也不难感知一个报人蹒跚学步,矢志不渝,在报海里摸爬滚打、搏击风浪的朝朝夕夕,特别是在《新民晚报》“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还能够体味一员退休老兵在新的环境下,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情怀,尽享“老有所学,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晚晴生活。不消说,这本书就是我个人的人生缩影。从我的成长轨迹中,不仅可以反映出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深刻变革,更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祖国大地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华夏儿女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这本书,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里得以面世,我不能不打心底里对关心、

催生和助推它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当中有: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德耀、总编辑孙晶和副编审章永宏,他们一看到我的书稿选题,就拍板作为纪念复旦大学建校110周年的丛书之一推出;在中山大学教授刘耕勤的力荐下,香港往事出版社程益中先生专程飞来上海,同我签定了本书中文繁体字以及其他国家语种版权的授受协议书;《新闻记者》杂志主编刘鹏,为扩大这本回忆录的影响,欣然决定在《新闻记者》官方微信和微博版上连载书中的《晚报岁月》部分;主管新民网的《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季颖,很快同意在新民网同步转载,并由此促成了百度、网易、和讯等10余家网站的跟进;还有一大批我的新老同事和亲朋好友,每天都将拙文在自己的微信群组中转发,并不时向我反馈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拙文通过诸多网络媒体的转发,顷刻间超越时空的限制,传输到地球村的角角落落,让我与各地的读者和亲友们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所有这些,让我深深感受到新媒体是多么充满神奇,多么充满魅力。最后,不能不提到为此书付出辛劳的《新闻记者》杂志原主编吕怡然,他既是这本书的第一读者,也是《特约编辑》、《特约审读》。我国著名漫画家郑辛遥,他在百忙中应邀为我画了人物漫像,给这本书增色不少。《新闻记者》杂志网络编辑郑频和原资深美编郭天容,也对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高中同学微信群里有同学发了一条不幸的消息:班主任唐老师仙逝了。消息发出后,群里的同学都纷纷跟帖,你一言,我一语,回忆着在校时唐老师的种种好,大家沉浸在悲痛的回亿中。

作为学生,我的心情与大家一样,理应要说点什么的,可是,我一直没有说,因为我生性内向,不善于言辞,不知道在群里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更何况,我搜肠刮肚竭力地回亿着与唐老师相处时的种种场景,但始终没有一片碎片的东,那就更不用说完整的片段了。我又该怎么说?

说来惭愧,作为半途而人的插班生,高中两年,在唐老师门下,我是个极不合格的学生。我天智平庸,学习成绩不溜秋,再加上我天性胆小,平时碰到老师都是唯恐躲之不及的,因此,唐老师是肯定记不得我,更喊不出我的名字的。我也在竭力回亿着,两年下来,我与老师的对话恐怕不会超过十句,唐老师的哪堂课、哪次班会、哪次集体活动,甚至是对我的责骂和严厉批评能让我印象深刻的?遗憾的是都没有。当然,这不是老师的原因,实在是我这个学生朽木不可雕。所以,我说是悼念唐老师,其实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和可写的。如果真要说起记忆中的唐老师,觉得她是一位温婉、端庄的老师,第一印象是她来自大城市,很有修养,人也长得漂亮,尽管教我们时已年近五旬,但依然能看出她年轻时的美丽模样。仅此而已。

也许,我以这样的方式悼念老师很是不敬,因为没有写老师的为人、为学的点滴事迹。当然,我本也可以写些痛惜、哀悼的文字,或是委托亲临前往吊念唐老师的同学送个花圈,可是,我没有。但我还是愿意

悼念唐老师

张友明

以这篇不是悼念的悼念小文来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感情,毕竟,自我从群里看到老师的讣告消息开始,到现在写这点文字的时候,老师亲切的音容笑貌始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说明尽管毕业后与老师已30年未见面,她的形象还是深深地刻入了我的生命中,我并没有忘记老师。老师可以喊不出学生的名字,但学生不可以忘记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作为女老师的她,唐老师该是为母。母之丧,儿之痛,不是长歌当哭,但也该于心中默默地想许多。

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我不知道唐老师在她长达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有否教育出得意的门生,抑或培养出名师大家,但这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让我知道人生的平凡:人生可以不成名成家,但不可以不平凡。成名成家需要天智、际遇、刻苦和名师的指导,而平凡需要默默无闻、尽心尽职地做事和坚守。唐老师正是后面这种人。也许正是唐老师的这种平凡,才使我无法回想起与她相关的点滴事迹,让我疏忽了老师身上这种可贵的精神。如今,因为悼念,让我发现了老师平凡的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已越来越清晰地写到了我心中。如果说,前面30年,我只是记住老师的音容笑貌,但愿今后20年,乃至30年、40年,当同学们说起老师的时候,我不仅依然清晰地描述出老师的音容笑貌,而且还记住老师的平凡精神。一个人能被别人记住50年,甚至一辈子,我想老师也该含笑天堂了!

的确良衬衫

陈慰

在1970年代,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衫就是“洋气”的象征。穿上的确良,你就走在时尚的前沿。的确良成为我们这一代人难以忘怀的一段回忆,那种特殊的感情也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体会的。

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大街上开始流行起了的确良衣服,它挺括滑爽、耐穿易干、颜色艳而且不退色,是那个时代最受追捧的面料。的确良,顾名思义就是穿上去感觉特别的舒适凉爽——的确凉呀!以致于后来我们冬天打雪仗时,会把雪团故意塞进小伙伴的脖领里,然后大喊一声——“的确凉!”

虽然当时的确良价格不菲,但怎么也挡不住人们对它的追捧。有一天,外地的表哥来我家,就穿了一件的确良衬衫,时尚的样子让我实在太羡慕了,可家里的经济条件实在太差,哪敢奢求有的确良衣服穿呢?有一双巧手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忙碌了两天,终于把一件的确良衬衫做好了,穿起来既合身又美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穿上的“高档”衣服,果然名不虚传——真正的凉爽舒适。第二天,在同学们艳羡的目光中,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我是个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闲着,我就哼着幼时的“儿歌”——“摇船湾仔,(摇船声)摇到哪里去,摇到外婆奶奶家里去,外婆住在啥地方,外婆住在孟溪桥。”这“儿歌”不时勾起我对故乡的美好回忆。

我的故乡在松江县亭林镇(现在已划归金山区管辖),亭林古镇商店林立,经济繁荣,不愧是松江下属的四大名镇之一(还有三镇是枫泾镇、泗泾镇、松江城厢镇)。那时,镇上东西、南北两条长河贯穿全镇,居民洗涤和饮用水全靠河水。水上交通靠汽轮船、脚划船等,陆上虽已筑简易公路,但尚未通车。镇上的商业中心就在孟溪桥一带,这桥是石皮结构,两边都有木栏杆。我的外婆就住在孟溪桥北100米处。



蓝天白云与碧水

金南健/摄

这件的确良衬衫是我体面的装束,所以每天都穿着不肯换掉。由于它易洗易干,晚上洗,第二天就可以又穿在身上了。有一个周末,我因为贪玩没有洗衣服,到第二天上午才洗,忽然又有事情要出门,一摸的确良还是半干半湿,但顾不上许多,直接扯下来穿上出门了。阳光下,只一会儿工夫,衣服就干透了。

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靚”,而当时的北方人大多不明白“靚”是什么东西,为了追求音近意佳,就换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衣料未必凉快,又改为“的确

良”,这就是的确良的来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年轻小伙子一件的确良在身,走在大街上特别有气派,就好像现在谁开着奔驰和宝马能让周遭的女孩子侧目。而女孩子们找对象也是不看长相,只看谁穿着的确良。所以,谁能拥有的的确良,谁就等于拥有了幸福。

闲时打开衣橱,无论是哪套后来添置的衣服,记忆中都没有那件的确良衬衫来得深刻。一段沉甸甸的岁月,是充满厚重感的阅历。我怀念它,也怀念永远逝去的青葱岁月,它在我记忆的长河里缓缓流淌,是那样的亲切美好。

哼“儿歌”忆故乡

赵秀洲

亭林镇的镇容镇貌优美宜人,一座座民居宅院傍河而建,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条笔直的小街。在这里商业兴旺,交通便捷,处处显示了江南水乡的亮丽风貌,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感到满足和陶醉。

但在我八岁那年,遭到了战争的劫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又制造了“七七”事变,我东北三省均被日本侵略军侵占。1937年,日本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件。

永不忘记的1937年11月5日拂晓(农历十月初三),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嘴一带强行登陆,经朱行直扑亭林。日本

侵略军在亭林烧杀抢掠,亭林人民死伤无数,居民房屋很多被烧毁。那年,我家在亭林北街的房屋被烧个精光,我外婆奶奶的房屋也被毁,从此我随父母到处逃难搬迁,最后在松江镇城区定居,外婆家也迁到上海市区定居,这可悲可恨的苦难历史,我是永志不忘的。

经过全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抗日战争最后取得了彻底胜利。亭林镇经过几十年的变迁重建,亭林镇的苦难已成为一段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回亭林一次,亲眼目睹了故乡重建的崭新面貌。镇上西面一条河道已填没,改建成开阔平坦的街道,孟溪桥也已重建,桥上可开汽车。全镇人民都已用上自来水,陆上交通四通八达。

从前慢

陈晓辉

仔细想想,从前的日子,未必多美多浪漫多惆怅,但是,很慢很怀念。

外公说,小时候他父亲带他进城,需要半夜起床,带上母亲烙的葱油饼,走到第二天中午,城里的好东西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卖了鸡蛋买了盐,就该回家了。再回到家,已是深夜。

那种慢,让今天一日往返千里的人无法想象。我笑老年人的夸张,但外公认真地说:“你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葱油饼,也不知道城里的戏有多好看。”——是因为慢,一个老人才会对童年的事物念念不忘?

一位大姐说起曾经的爱人:“那时候没有电话,写信很慢。一封信辗转对方手中需要半个月。但我们每天都给对方写信,于是也每天都能收到对方的信……”虽然爱已远去物是人非,但大姐说起曾经的爱情,眼神变得温柔潋滟。

有多慢,就有多难忘。有多慢,就有多长久。

诗人曾经“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对着一座山,假如心有急念,恐怕一刻也看下去。“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只有准备一双慢慢倾听的耳朵,才能分辨出桂花一朵朵渐次坠落的声音吧?

唯有慢,才能感知最深刻的悲欢,唯有慢,才能记录最细微的爱与哀愁。但是现在,慢成了着急的代名词,快成了效率的墓志铭。

现在的一切都很快,一切都追求效率。日子仿佛被上了发条,不停地追着人跑。不用说几个月就出栏的动物,规规矩矩排列的植物,就连人类自己,也被提速了。

好容易有几天假期,去其他城市旅游。照例先在网上买车票定旅馆

查攻略,忙着准备出行用品,掐算好钟点赶到车站。在卧铺上忙着看地图定计划,盘算吃什么小吃买什么土特产。

终于到了目的地,先找到旅馆丢下背包,休息一会儿就匆匆奔那些景点而去。路上还会不停打盹,这几个小时去这儿玩,然后去那条街花多长时间吃饭,然后休息多少时间,然后再去下个景点……

虽然没有跟着旅游团,没有导游催着,但对时间利用的最大化,让我赶着自己马不停蹄。湖光山色鲜花入眼,只留下我手机中一张急匆匆的照片。

慢,仿佛已经成为奢侈品了。

就连休闲旅游也都这么急,日常更不用说打仗似的争分夺秒。早上跑步打卡签到,中午迅速解决一份份无滋无味的饭菜,整天紧张处理一份份报表文稿。好容易周日,又要带孩子上辅导班做饭菜拍照发微博微信,忙里偷闲再做个面膜……日子看似充实,但,也很空。

在人生的旅程中,虽然没有生活的导游催着,但对各项事物利用的最大化,让我们主动赶着自己马不停蹄。慢?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其实我也曾慢过。小时候跟外婆去种小白菜,一粒粒细小的种子撒下去,慢慢守着它们发芽……偷偷喜欢一个人,等在对方日常经过的路边,慢慢看太阳一点点下了树枝,路灯一盏盏依次亮起……

回老家,守着母亲慢慢包一餐饺子,听她絮絮叨叨村里的事儿……很慢,但心里很满。

无意间看到很美的句子: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慢,说得真好。

盛晴书